职教视野

第一届职业本科生的毕业季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杨 洁
记者 李 超 实习生 尤 强

6月10日，站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2022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对于准研究生伍涛而言，他的人生增添了另一种可能。

与伍涛一起开启新的人生的有903名职业本科毕业生。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阻隔，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没能到现场，但提供了毕业典礼视频致辞。他称："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在座的学生是我国职业教育的第一届本科毕业生。"

"我国职业本科教育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创新和突破发展，第一届毕业生终于学成毕业。'陈子季说，今天的毕业典礼'必将在我国职教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

2019年12月，原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获教育部批准，成为职业本科学校；2020年，该校开始招生，截至2022年共开设了23个本科专业。经历两年的"专升本"学习后，今年7月，903名职业本科毕业生拿到了首批职业本科毕业证和学位证。

这批毕业生去往了国企、央企、事业单位，成为了机械技术研发工程师、电气工程师、自动化集成视觉工程师，有的考上了研究生继续深造，有的考上了公务员……他们见证着职业本科的第一个毕业季。

6月10日，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首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举行。学生手拿学位证留念。 学校供图

一场"专转本"考试

在苏州市职业大学就读高职的陈安莉，入校就在网上查找专升本和成人函授的介绍，在读书前为自己规划好一条出路。2019年，她在新闻上看到了职业本科的介绍，知道国家很重视职业本科的教育。

带着试一试的心态，陈安莉报考了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2020年入学，她成为航空工程学院里电子信息工程专业2036班的一名学生。

向上学习的强烈愿望，是这所职业本科院校里学生的最大共识。从周一到周五，课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陈安莉把书本里的重点，用框架图的形式罗列出来。到了考试周，她给自己列了复习计划，哪些是今天要弄懂的课程重点，哪些是大纲里重要的考点。"如果不想去工厂里拧螺丝钉，那么就一定要抓住机会好好学习。"

今年，903人成为该校第一批职业本科的毕业生。他们分别选择就读于机械电子工程、自动化技术与应用、电子信息工程、软件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等5个专业，均来自于高职院校，通过参加2020年江苏"专转本"考试进入职业本科。

向上流动的机会背后是职业本科多年的艰难摸索。

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首次提出"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2015年，教育部等三部门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遴选了部分试点本科高校探索应用型发展模式，开辟了实现本科职业教育的新路径；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今年5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施行，其中明确：高等职业学校教育由专科、本科及以上教育层次的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实施。这意味着，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层次的学历"天花板"被打破，为学生发展提供了新的出路。

数据显示，我国职业本科学校现有32所，在校生12.9万人，2021年招生4.1万人。去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的目标任务。

"职业本科教育不是普通本科教育的翻版，也不是高职专科的延长版。职业本科教育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地扩大。"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吴学敏说。

职业本科是一个新生事物

在第一所获批学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里，时常可以看到图书馆里坐满了读书的学生。在一个宿舍里，有人会打灯学到凌晨两点多。有同学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在这所职业本科学校里看到了"内卷"。陈安莉时常会出现不安的情绪，"你会觉得，别人都去图书馆学习，你不去又赶不上了。"

这一批职业本科学生有着对未来发展更为清晰的规划。对于00后学生王新龙而言，他清晰地知道，只有提高知识和技能才能在企业里从事更有挑战性的工作。

2019年，这位00后小伙曾去一家芯片制造企业工作。他面对的是一条"不需要思考"的流水线作业，每天盯着电脑，看机器的温度、湿度、压力等运行数据是否在正常范围，额外的工作是给机器做清洁维修。而一墙之隔，同一家企业里的另一批员工，他们负责着芯片的研发工作。王新龙打心眼儿里羡慕。

苦于技能水平较低，他入学后便开始下苦功夫。从前，王新龙从未接触过机械原理，在课堂上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需要每个人搭建一个减速器。他拿着书本去一点点抠细节，齿轮大小需要多大尺寸，系数核验是否在标准范围里。"不再是流水线的简单作业，课程对知识和能力素养要求更高了。'等课程完成后，他可以用编程软件，进行模拟仿真，完成产品的制作。

机械电子工程技术专业2028班学生王新龙明显地感受到了学校"产教融合"带来的改变。

这个00后的学生第一次在实训课上见识了企业使用的机械臂。站在实训台上，他小心翼翼地拿着手册，在电脑上按下关键的按钮。机械臂得到了"机器大脑"的指令，可以准确地把控器件中螺丝的位置，完成作业。

当他把课程实训的内容跟面试官分享，原以为自己弄砸了这次的应聘。但没想到面试官很感兴趣，两人聊了20多分钟。一个星期后，他收到了公司的录用通知书。

职业本科的学生入学后要怎么学？用吴学敏的话来解读，"升本不忘'本'，升格不变'质'，职业教育办学方向不动摇。"落点是在人才方案的制定上。围绕着装备制造服务来办校的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搭建起以通用装备技术、专用装备技术、工业互联网技术为主干，以制造装备设计、管理服务、贸易流通为支撑的专业架构。

当然，在教学上，对教师也有了新的要求。新招来的博士生要先变成"行业人"。进入学校的前半年，博士生需要在企业生产一线锻炼，半年后由老教授手把手地传授职业教育的培养智慧，成长为一个"双师型"的老师。

职业本科是一个新生事物。"学校要自己摸索职教本科是什么、该怎么建、人才该怎么培养。学校的教学团队一步一步边研究、边探索、边实践。"吴学敏说，但探索始终离不开职业教育的内核：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

一个"同台竞技"的机会

从有资格入读职业本科起，伍涛的学习进入了更为"疯狂"的模式。

带着一股子"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劲儿，抱着一摞摞的书，他拉着两个同学在去年暑假就转入了一所"一本"院校的研究生备考。最难熬的一关，是心理战。以前总觉得自己是专科生，学习底子差，研究生备考中他就玩了命地学。有时熬到饭也吃不下去，总想呕吐，他怕耽误事，跑到医院查了胃镜和B超，医生告诉他，身体一切正常。

"以前不知道学习的意义是什么，现在知道了。"伍涛想抓住"打破天花板的机会"。在自习室里，早上7点准时去占座，晚上11点回家，如果一同备考的朋友想要出去吃饭，他会和另一个人死死地拉住他，拉回自习室里。

一个新的出路由此铺开，2022年5月，他被南京工业大学土木水利专业录取，成为一名准研究生。他还想再往上跳一跳，"再冲击一下博士"。

无疑，伍涛在一路奋斗。而他的人生轨迹跟职业教育改革巧合地衔接在一起。

此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做好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工作的意见》。其中明确指出，普通本科和职业本科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学士学位授权和授予管理办法》进行学士学位授权、授予、管理和质量监督；在证书效用方面，两者价值等同，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力。

6月10日，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首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举行。毕业生在合影留念。 学校供图

就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实施后，"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并通过推进普职融通等顶层设计，真正实现职业教育从'层次'到'类型'的转变。"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出去找工作后，计算机与软件学院软件工程专业学生徐子铭获得了与普通本科"同台竞技"的机会。得益于本科期间学习了人工智能等课程，他在毕业设计作品中交出了一个智能问答小机器人，能语音回复汽车行业的相关资讯。

在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北明软件有限公司的培训上，原本计划21天的大数据语句分析培训，他当时就能给面试官写出程序，以面试第二的成绩进入这家公司，成为一名大数据BI研发工程师。他希望自己未来可以成为高精尖技术储备人才，"开拓一片新的天地"。

在招聘会上，中兴通信研发团队的负责人看到了职业本科学生做出来的项目：有计算机与软件学院学生开发的点餐系统，有图书馆的借阅系统。"这意味着，如果进入到项目团队后，他将很快融入工作"。这位负责人抛出了橄榄枝，而此前进入研发团队的员工学历均要求在本科毕业生以上。

第一批职业本科毕业生走出了校园。他们去往了中国铁路、中核工业等大型国企；也有的留在了家乡，在大金苏州研发分公司等外资企业工作；还有的选择了江苏展芯半导体等高新技术企业……带着职业本科的毕业证和学位证，他们的未来有了更多选择的机会。

首届职业本科毕业典礼结束后，已入职北明软件的毕业生徐子铭始终记得，那天，他们扬起手臂，对着前方宣誓：要有金的人格、铁的纪律、美的形象、强的技能、创的精神，心怀国之大者，逐梦民族复兴。

每想起这段话，总能让徐子铭热泪盈眶。

扫一扫 看视频

一家之言

中职学校办学：升学还是就业

□ 聂 伟

最近，一些中职学生的"逆袭人生"——通过刻苦读书，考上大学、读了研究生，不断被发掘出来并广泛传播。有些中职学校也将"升学率"作为招生宣传的一大亮点。于是，质疑的声音也开始出现：这种办学是"升学导向"，本质是"学历教育"。如此办中职，与高中有什么区别呢？中职办学是向左还是向右、升学还是就业？

本来，学生通过自身努力，奋发图强，走出了更为宽阔的道路、拥有了更多的人生选项，无可厚非。但如果大家目标都聚焦于升学，则是误解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初衷。

中职教育实现了我国先贤提出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想。中职学校的存在，完善了中等教育的生态系统，打破了高中铁板一块，使中等教育呈现出多样化和可选择，避免、减少了因高强度知识学习产生的压力、焦虑等心理问题，使学业困难的学生心向阳光，树立起生活的信心和勇气。10年来，中职为社会培养了近5700万毕业生，就业率持续保持在96%以上，为各行各业源源不断地输送着高素质新生劳动力。

长期以来，国家一直高度重视中职教育发展，将其作为解决就业、保障民生、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的重要途径。国家对职业教育投入不断加大，10年间经费翻了近一番，其中财政性投入占了近九成，彰显了国家发展中职的坚强意志。为了让更多孩子接受中职教育，目前中职学生资助体系已基本完善，免学费、助学金分别覆盖超过90%和40%的学生，为脱贫攻坚、劳动力转移和乡村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国家层面看，需要大量年轻的新生劳动力进入市场，保证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但很多家长，并不愿意孩子接受中职教育。人们对中职需求的虚弱无力，一方面表现在中职招生困难，不少中职学校教师招生季都会被安排招生指标、下达招生任务；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中考分流引发的教育焦虑弥漫。

这种焦虑弥漫，导致教育乱象不断。家长焦虑，担心孩子会被分流到中职学校，进而加强对孩子文化知识的补习力度，在基础教育阶段引发"剧场效应"；初中学校焦虑，为保证学校较高的升学率和办学声誉，居然有个别学校要求初三学生签署"放弃中考申请书"，逼迫学生进入中职学校；地方招生部门焦虑，每年中考都要反复衡量确定中考招生计划分配，多大比例学生进入高中、多大比例进入中职，压力甚大。

中职不反对升学，但不能唯升学；鼓励就业，也不是唯就业。作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中职学校在办学过程中，要把握好升学和就业之间的关系，平衡好二者之间的张力，既是对学校办学的考验，也是对地方各级领导艺术的考验。

中职发展形态是多样的、功能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在脱贫攻坚阶段，中职承担了控辍保学的任务，发挥了明显的兜底作用。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后又提出了"试办社区学院"的要求，都是对功能多元化的注解。我们不能用普通教育的眼光来看待职业教育的成色多少，不能用普通教育的标尺来衡量职业教育的水平高低。社会各界要切实树立起类型教育的观念，给中职学校一个宽松的环境、友好的氛围，才是利国利民的正确观。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灼见台

"升本至上"是把"双刃剑"

□ 王寿斌

最近几天，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发布。考生们几家欢喜几家愁，别有若干滋味涌心头；而作为招生学校，处于招生末端批次的高职院校并不轻松。为了增强招生吸引力，招揽成绩优秀的考生报考，改善生源结构和质量，许多高职院校各显神通，纷纷使出绝招，在招生宣传上下足了功夫。除了常规的招生主管部门官方公布招考信息外，学校公号、微博、抖音、官网等融媒体悉数"参战"，可谓热闹非凡。

视觉中国供图

高职院校的招生宣传之所以如此"惊天动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高职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和吸引力仍然不容乐观。迫于现实压力，许多学校不得不挖空心思大搞宣传，展示内容涵盖校址位置、校园环境、学校荣誉、师资队伍、实训条件、吃饭住宿、就业出路等方方面面，一门心思想要获得学生和家长的认可。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许多院校的宣传着力点由以前的"硬件"炫耀转向了如今的"软件"展示，不约而同地将学生"升本"当成了头等大事和核心竞争力。有学校公然宣称"升本率"超过六成，以向社会告示，也向家长传递安抚，就读高职也能顺利"升本"。虽然有业内人士通过比对该校当年的新生录取总数与今年的"升本"人数，推断该校所谓的"升本率"只是"报考录取率"，然而，实际高达1/3的"升本"比例，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

而且，需要刮目相看的不是"升学率"本身，而是隐藏在其背后的高职教育目标定位、育人宗旨和办学导向。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重构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界定了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教育部也与时俱进地将中职办学由以往的"以就业为导向"调整为"就业与升学并重"，以使中职学校的升学教育可以名正言顺地从"地下"走到"前台"；同样的问题顺延到高职院校，则体现为学校过度偶合家长需求，对学生"升本"情有独钟，甚至堂而皇之地将鼓励学生"升本"作为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学校对外宣传的卖点和亮点。

客观地讲，高职院校之所以热衷"升本"，完全可以归因为"不得已而为之"。学校（尤其是"双高学校"）的事业需要发展，办学层次需要提升；学生的就业质量需要提升，必须突破优质岗位招聘的本科学历底线，以获得赢取未来的入场券；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迫切需要接受更高层次职业教育的高技能人才。

然而，虽然高职院校追逐"升本"情有可原，但现实操作中的"升本至上"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满足各方利益和现实需求的同时，也对我国高职教育的健康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前不久，一所职业技术大学对外宣布"获得学士学位"的"全国首批职教本科生"顺利毕业，并被用人单位提前预订、一抢而空的时候，就有人质疑该校早就没有多少毕业生需要就业，近两年的岗位需求比都超过了10：1。其提供的佐证材料是，学校每年招收2600多名全日制学生，相继通过"专转本""专接本""专升本"以及前置的"专连本"等途径"升本"的毕业生超过1800人，再除去"不急着就业"的300人左右，最终只剩下500人左右（含部分未能如期合格毕业的学生）需要寻找工作。

有人或许会由此想到大赞高职院校如今牛气冲天，终于可以"就业安排不求人"。然而，如果对话企业，站在企业的角度换位思考，当企业无法从高职院校获得必要的高技能人才供给，以后校企合作的路子如何才能畅通、恒久？而如果失去了企业的支持和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又如何才能保证？这是职业教育良性发展的重要战略课题。

如此杞人忧天，并非要给高职院校的"升本热""升学热"泼冷水，也不是要给积极要求上进的有志青年当头棒喝，只是想以此提醒："升本至上"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我们需要慎重待之、理性处之。

在学校层面，不能目光短视饮鸩止渴，而要坚守初心保持本色，把高质量发展职业教育当成毕生使命；而对于广大学生，则更要科学引导他们认清自己的特长，理性选择成长成才渠道。

（作者系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

张虚平：从高职生到博士生的跨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石 佳

从专科生到博士生，张虚平用了7年时间。他起点是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的专科生，从专科升入本科，从本科再到研究生，到最近收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博士生录取通知书，这一路艰辛的求学经历，张虚平觉得一直在和过去的自己和解，回头来看，他'一路奋斗，一路收获"。

高考失利后，难过的张虚平很快振作起来，超出一本分数线几分的他并没有报考本科类院校，反而选择了一所职业院校。

对于这个选择，张虚平回忆说，是因为他的母亲曾读到一篇文章中提到，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培养了各级各类行长、经理约5000余人，这个数字让他印象深刻。他也查阅了这所院校的师资力量、教学环境等各方面条件，"都挺不错，杭州也很具发展潜力。"

在读本科还是读专科上，张虚平认为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他说："我当时想要破釜沉舟，摆正学习态度，从专科生开始一步步攀升。"

2014年9月，张虚平进入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他便暗自下定决心要考上本科。20岁的张虚平在图书馆里熬过了无数个日夜，每当想松懈时，他都会告诫自己，专升本考试只有一次机会，需要好好努力。

2017年3月，张虚平参加了浙江省专升本统一考试，在2.9万多名考生中，以275分（满分300分）的优异成绩脱颖而出，考入浙江财经大学。全力以赴的张虚平实现了两种教育类型的跨越：从高职教育到普通高校。

两年的本科学习，对张虚平来说充实而又短暂。白天他要学习本专业的计算机编程知识，晚上要准备金融学专硕相关的考试内容。"那段日子真的很苦，时常担心自己能不能考上。"2019年，张虚平以407分的成绩，考上了浙江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的研究生。

在读研期间，张虚平共完成7篇英文论文的写作，其中5篇已被SCI和SSCI期刊接收发表。多篇学术论文的发表，让张虚平在申请攻读博士学位时，得到南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等多位博导的认可。2022年3月24日，他被南开大学经济学学院博士录取。

如今，还没有正式开学的张虚平，已经在协助博导做项目、写论文。闲暇时刻，他喜欢读《曾国藩家书》，看《康熙大帝》。张虚平回忆说，一路走来，自己发生了很多变化，从强迫自己学习到主动学习再到爱上学习，"在看书、做实验中找到很多乐趣。"

张虚平的经历，在每年几百万的专科生毕业生中也许不是个案。今年2月，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全国专升本的比例已达20%，下一步将力争让更多的职业学校毕业生接受高质量的职业本科教育。

在求学的7年时间里，每一次"跨越"张虚平都拼尽了全力。他坦言，自己的求学之路十分不易，压力最大时10天瘦了3公斤。谈到为什么一直努力在改变自己身上的身份标签，他说："上升渠道不通畅、社会认可度低，正是高职生面临的最大痛点。"